

抗 战

独幕剧选二集

抗戰獨幕劇選集二

鍾 壠 鳴

漢口大眾出版社印行

1938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三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總發行者
分發行者
經售處

噶 漢口大衆出版社
漢口大衆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生
成南里六三號
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生海活書店
華中圖書公司
新民雜誌公司

編例

一、在阿英先生編的第一輯裏的九個劇本，都是取材抗戰淞滬的前後方的，但對於題材的多方面性，舞台的條件，演出的效果，皆曾強調的注意。

二、本書是根據第一輯的編選方針編選而成的，不過爲着適應現實客觀環境的需要，——戲劇游藝化的現階段，對於街頭劇的選擇，也曾強調的注意。

三、同時本書所選輯的六個劇本，有的描寫敵人佔領的淒慘的然而也是壯烈的情景，有的是直接以戰場爲題材而刻劃出我軍英勇抗戰的史實，有的無情的暴露漢奸的醜態，有的則是批評的抒叙，後方民運工作的缺點與優點，所以本書所選輯的劇本，在題材方面，比第一輯更廣訊更深入，而在演出時亦不爲舞台所限制，街頭巷尾荒野都可以演出。

四、戲劇是煽動民衆教育民衆的最優越的武器，在要求而且必須全國民衆動員起來參加支持，鞏固抗戰的今日，每個戲劇工作者，每個民運工作者及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都應該靈活運用戲劇的武器，來完成動員民衆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前途這艱苦的光榮的神聖的任務。

■ 著 一九三八年三月

抗戰獨幕劇選 (二集)

目次

編例·····	(一)
重逢·····	丁玲(一)
民族公敵·····	舒非(三三)
黃浦月·····	宋之的(五七)
再上河線·····	凌鶴(九三)
打鬼子去·····	荒煤(一〇五)
流亡者之歌·····	余上沅等(一二九)

重 逢

丁 玲

地點 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 抗戰中

人物 李白芝（女）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 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 本 （日本人）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張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特利士。（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

（餘沒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佈景

陋而簡之日本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或一處懸黑布，使室中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徧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情怒不可忍耐。

白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

……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鐐，白芝膛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牀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膛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三衛兵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爲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不講他，光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裏，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為你一定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為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什麼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暫停止

也說不定。（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鐐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我們絕不可上當，而對他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機關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

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是相信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

（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

「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你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

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氣走到台後床邊）

王

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怎末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

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日本人先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到這樣顛顛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委屈，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担受一切罷，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聽，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看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他。）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屋聲雜亂。）

齊 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為殺敵呀！好，大家不要響！

白 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擰視台上數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們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揍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份

子是，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嚮，白始免強答應。）

白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份子。

山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蹺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煙來抽。）

山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大小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額額外有賞。